◇铭心一刻

运河夜弦

[湖南]吴海贝

十年前,我一时找不到事做,经朋友介绍,去给一个私营老板看仓库。仓库在城北运河边,我的工作很简单:傍晚六点到岗,第二天早上六点下班,守着一屋子的铸铁管道配件,别让人偷了去。

老宋比我早来两年,他看隔壁的仓库,是个米仓,堆着几十袋陈米,常有老鼠出没。

我们是夜班,白天仓库有搬运工和会计,闹哄哄的。到了晚上,运河边就剩下我们两个人。

我最初觉得这份工作无聊透顶,二十多岁的人,整夜守着一堆铁管子。后来,我带了两本书去,一本是《故事会》合订本,一本是路遥的《人生》,翻来覆去地看,到最后几乎能背下来。

老宋不看书,他上班的时候,总拎着一个深蓝色的布袋,里面装着把旧二胡。

每晚八点,老宋准时开始拉琴。

他坐在仓库门口的石墩上,面朝着运河,两腿微微分开,把二胡架在左腿上,右手执弓,左手按弦,眼睛半闭着,整个人像是沉进了水里。琴声从他的指缝间流出来,在仓库之间来回游荡。

说实话,我一开始觉得吵。大晚上的,拉什么二胡呢?咿咿呀呀的,像是什么人在哭。我忍着没说什么,毕竟人家也没碍着我。但听了一个多月以后,有一天晚上,我突然听出些不一样的东西来。那天老宋拉的是一支我没听过的曲子,调子很低,很慢。我坐在隔壁仓库门口,手里捏着一根烟,烟灰烧了老长一截也忘了弹,就那么听完了整支曲子。

从那以后,我开始留意他的琴声。

老宋的琴技算不上多高明,有时候音也不太准,他拉的曲子大多是老调子,《二泉映月》《江河水》《病中吟》,偶尔也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民间小调,欢快的也有,但他拉欢快的调子时,骨子里还是透着一股苍凉。

我们之间的交流不多。他是沉默的人,我也是。但慢慢地,我们养成了一种默契。每到夜里十点左右,我会去路边的小卖部买两瓶啤酒,递给他一瓶。他也不客气,接过来用牙咬开瓶盖,喝一口,放在脚边,继续拉琴。我蹲在一边听琴,看运河里的月亮。

有一回我问他,这琴拉了多少年了。他把琴翻过来,指着琴筒内侧给我看,那上面刻着几个字。我凑近了看,是“一九七六年 春”。

“二十来年了。”他说,用一块绒布慢慢地擦着琴筒。

我没有再问下去,一个人的经历,有时候就写在这样的小地方。

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,运河的水涨了又落,月亮圆了又缺,老宋的二胡声成了那些夜晚的背景音。

中秋节那天晚上,月亮很大,仓库白天就放了假,整条石板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。

老宋那天没拉那些悲悲切切的曲子。他换了一支调子,比平时轻快一些。我开了两瓶啤酒,照例递给他一瓶。

琴声停了以后,他把二胡放在膝盖上,喝了一口酒,看着河对岸的芦苇丛,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。“你嫂子走的那年,也是八月十五。”

那晚上他拉了很长时间,琴声时高时低,时急时缓,像是把一辈子的话都揉进了那两根弦里。那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二胡。

后来我从别人那里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关于老宋的事,他年轻的时候在文工团拉过二胡,后来团解散了,进厂当了工人,他这辈子结过一次婚,妻子是唱地方戏的,嗓子很好,后来得病走了,没留下一儿半女。从那以后,老宋每月十五都会去城北的运河桥下拉琴,拉一整个晚上,天亮了才走。

这些年,老宋的琴声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,在每一个月圆之夜。

◇生活空间

途有佳邻

[盐城]张晓惠

风浪是在午后突然起来的,我蜷在邮轮角落的卡座里,胃里翻江倒海,额头沁出冷汗。

“怎么了,晕船了吧?”很温柔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,过道右侧矮墩墩的老太太正在探问。她身边是位坐着轮椅的老先生,轮椅扶手上缠着一圈灰色的防滑海绵,缠得服服帖帖。

她从小皮包里摸出盒咖啡糖,推开盒盖:“含着,管用。”她接过我手上的水杯,转身往服务台走。风浪还没停,她一步一顿走得却极稳。回来时杯子里续了热水,她一手扶着椅背一手递给我。

那个眼神,我到现在还记得。镜片后面,眼角的细纹密密地叠着,瞳孔亮盈盈的,是长辈看小辈的那种慈祥:“快喝呀,愣着做什么。”我低头抿一口温水,咖啡糖的香味从舌根漫到鼻腔,真的,那股恶心劲儿竟压下去大半。“管用吧?”她得意地眨眨眼,似小孩般炫耀自己的偏方。

风浪渐渐小了。她开始忙起来。先是回到过道右侧边的轮椅旁,弯下腰替老先生捏肩膀。老先生瘦削,戴一副同样金丝边的眼镜,衬衫扣子系到最上头一颗,领口雪白,儒雅得像老电影里的老克勒。脖子上挂一块白底蓝字的牌子,上头写着姓名和联系电话。

揉捏结束,她绕到轮椅前面去蹲下来:“拿铁还是美式?”老先生轻轻地说:“卡布奇诺吧。”她站起来,小碎步往咖啡吧跑。端到老先生手边,老先生低头抿了一口,说了句什么。她笑着回头:“他说卡布奇诺好看,好看得舍不得喝。”

风彻底停了。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,碎金似的铺满海面。老太太又溜达回坐到我这边,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瓶指甲油。她拧开盖,认认真真往指甲上涂。又从包里掏出一面小镜子,旋出一支肉色口红,对着镜子薄薄地涂了一层。

“我先生是大学教授,教物理的。”她忽然开口:“三年多前摔了一跤,腿就不行了。这两年反应也慢些了。”她转向我:“每年坐一次邮轮,五天四晚,我也不上岸逛,就陪着他在船上看看海,看看朝霞看看日落,再认识天南地北的朋友。”她说到“朋友”的时候看向我,金丝眼镜后头那双涂着咖色眼影的眼睛满溢笑意,钻石般亮晶晶的。

老先生在轮椅上轻咳一声,她立刻站起来:“来了来了。”回头冲我一笑:“糖在桌上,你留着吃。”

海面辽阔,波光粼粼。邮轮拉了一声长长的汽笛,在铺天盖地的金色中缓缓向前驶去。

繁星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